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峯文鈔卷五至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高伯陽

堯峯文鈔卷五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經解四 共二十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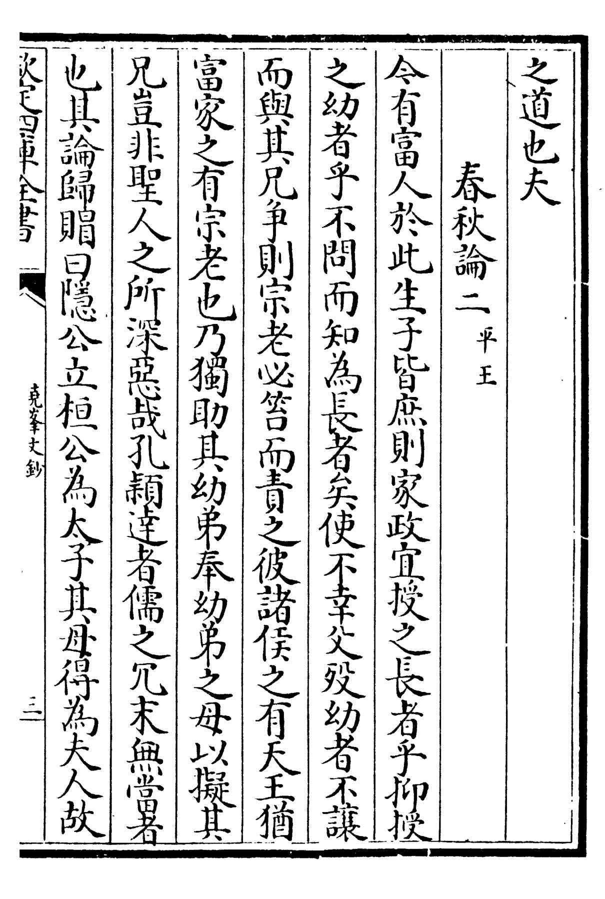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

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啟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葢仲子固家之妬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為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而杜其為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為其母賵歿則為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為之立宫是三者皆越禮

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為之彼為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貴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勢日横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間思挾之以覬覦富貴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氷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篡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為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狎而翫之也惟馽諸檻阱而稍飼以粱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為也苟一旦盡去

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為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為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為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昔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為良相而成王為賢君嗟乎使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為攝也其亦未聞周公


之道也夫

春秋論二 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為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笞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穎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賵曰隱公立桓公為太子其母得為夫人故

賵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隱公既已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為太子者也然則頴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賵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母子者其助桓公以偪隱公為已甚故聖人貶之頴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賵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拭有難者曰攺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為太子矣故謂桓公為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為隱公之

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為天王之賵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為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深為之不平而欲稍洩其忿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珙瑶爭河中珂求昏於李克用克用為之上請於是珂遂定河中而珙瑶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畧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為簒弑者如此也故并論之

春秋論三 趙盾一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弒其君夷臯於是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為弒君者趙穿也經之書盾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予嘗畧考史書所載篡國之臣若趙高之弒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弒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弒恭

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弑昭帝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為簒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為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刼其一雖不行而寔陰主其謀是則刼之魁也反不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轂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為盾辠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弑何也予更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弑高貴鄉公遂

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且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簒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辠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為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趙盾二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夷臯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成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勢詘也當此

之時内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為戰而勝則横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在焉故寧少斂其鋒強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若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為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盖即盾之餘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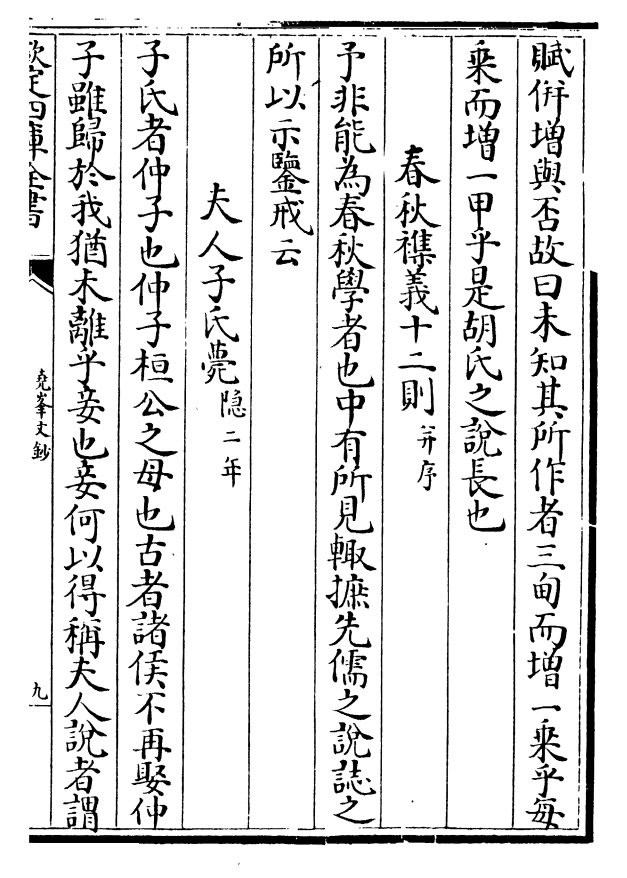
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鼻辛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罪而異其罰豈足為春秋之法耶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既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争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為大惡

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畧此皆大惡無疑也蓋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目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揺其志惜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闚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荀林父不欲戰則先縠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刼之也夫

春秋作丘甲解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所謂丘甲者惟杜氏與胡氏傳所説為詳謂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是杜氏説也謂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始具一乘今使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是胡氏説也按周制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每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其數計之一丘凡十六井得一百二十八家一甸凡

六十四井得五百一十二家以甸所出均之四邱則是每邱一百二十八家共出卒二十三人牛三頭甲士則一人不足戎馬則一匹有奇也如杜所說竊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家不及數口而老幼羸弱婦女半之顧欲使出兵車一乘其數太多而其增賦亦太驟故先儒以胡氏說為允胡氏依司馬法立說蓋舊制四邱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邱出四甲四甲為百人是一邱加二人當出士卒二十五人也但未知戎馬兵車之



賦併增與否故曰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是胡氏之說長也

春秋襍義十二則并序

予非能為春秋學者也中有所見輙摭先儒之說誌之所以示鑒戒云

夫人子氏薨隱二年

子氏者仲子也仲子桓公之母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仲子雖歸於我猶未離乎妾也妾何以得稱夫人說者謂

惠公縱其邪心欲以仲子為夫人而立桓公為世子故隱公攝位將平國而反之桓夫使惠無是心而隱逆探其未然是誣先君也使有是心而遽成之是納先君於惡也之二者無一可者也故元年不書即位非賢隱也貶也

考仲子之宫 隱五年

仲子之歿也隱公不敢祔廟而為之築別廟其亦合於禮之變矣而先儒以為譏何也禮妾祔於妾祖姑無妾

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於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子同生 桓六年

穀梁傳曰疑故志之劉氏非之曰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展我甥兮展信也詩人信其為齊侯之甥安有仲尼而反疑之者乎此說是也然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於子同則書其生於子赤則没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泆而子同實吾君

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啇决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其殆深得春秋之旨者與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桓十三年

突之以庶奪嫡以賤篡貴其禍皆仲為之也公羊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

也斯其説亦謬矣夫仲之易置其君也如弈棊然而可以謂之善乎伊尹周公之於殷周行權者也孔父仇牧之於宋守經者也夫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曾是仲也而可以謂之權乎劉氏曰仲之義宜効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然則名突宜矣忽何以不稱子蘇氏曰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是故不稱子

夫人孫于齊莊元年

桓公之見戕也文姜與聞乎故故莊公立而文姜出蓋猶有畏懼羞恥之心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絶之也詩猗嗟小序曰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其辭云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詩之刺莊公與

春秋之絶文姜其義一也家氏曰莊公童穉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由予考莊公即位之歲葢年十有四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僖五年

春秋書殺其世子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夫申生與痤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刃於其子也如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僖十八年

齊之亂自此始矣葢齊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卒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卒公子商人弒舍而立齊人又弒商人而立公子元自古兄弟爭國篡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內嬖其禍至於弒四君延四世而始定於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於弒三君刺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於文公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葬我小君成風 文五年

君氏隱公之母也春秋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是猶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定姒哀公之母也書曰姒氏卒雖已書葬矣而不書夫人與小君是亦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若僖公之母薨則稱夫人葬則稱小君與君氏姒氏異矣是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亦如之皆僭也呂氏曰自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薨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又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黷倫易

禮無復辨矣葢歸獄於僖公之辭也然則喪妾母宜如之何曰緦麻之服不赴於同既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廟

仲嬰齊卒成十五年

此公孫嬰齊也而謂之仲嬰齊公羊傳曰為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胡氏曰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也如是則當為春秋所不予矣何以從其恒詞而無貶曰亂昭穆之

序失父子之親有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或曰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也是貶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秋帥師伐邾二十年

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為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氏曰獻子禫而不縣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予以為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

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於禮之變與是故經無貶詞而莊子為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然其能逃於聖若賢之責乎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八年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讙龜陰也郈也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

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書乎然則陽虎之辠倍於南蒯侯犯者也先儒謂分器重於地聖人賤貨而重命者皆不識孔子墮三都之義而妄為之說也是故吾無取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哀二年

至此而衛之亂始極矣假使衛侯輒得國之時能痛哭而號其父曰國吾父之國也如之何其不歸來乎蒯聵又痛哭而辭曰吾得罪於先君不可以復入矣雖入不

可以主宗廟奉社稷矣國固子之國也如此則父子相讓父子相讓則輒雖有衛可也蒯聵雖往而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日相尋於干戈輒固不子而蒯聵之失父道審矣吾未聞父子争國而不亾者也然春秋不去蒯聵之世子何也蘇氏曰逐之而立其子者靈公也蓋逐之是也立其子非也此召亂之道也

春秋傳箋衆四則

秦伯伐晉

左傳僖九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曰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汪子曰此蓋筮得蠱之彖也互變震為諸侯千乘之象也巽為進退去之象也三去者初二三三爻皆巽也之卦成坎坎為狐巽為近利市三倍獲之象也故曰獲其雄狐或曰卜徒父所筮六爻皆不變者非也夫果六爻不變何以不引彖辭觀晉語重耳筮入國得泰必引小往大來之辭則可以知占例矣

鄢陵之戰

成六年晉楚遇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汪子曰此蓋筮得復之頤也外卦坤為國又為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内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為蒼筤竹以矢上射之象也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即爻辭國君也又爻辭有災眚眚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於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或謂震坤拱巽

離巽為多白眼離為目无離无巽則中目此殆近乎鑿矣

穆姜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宫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姜曰亡是於周易云云汪子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毁折之象也反體為蠱蠱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為人亦甚類矣又互體為艮為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此其兆皆不能出彖辭雖无咎

於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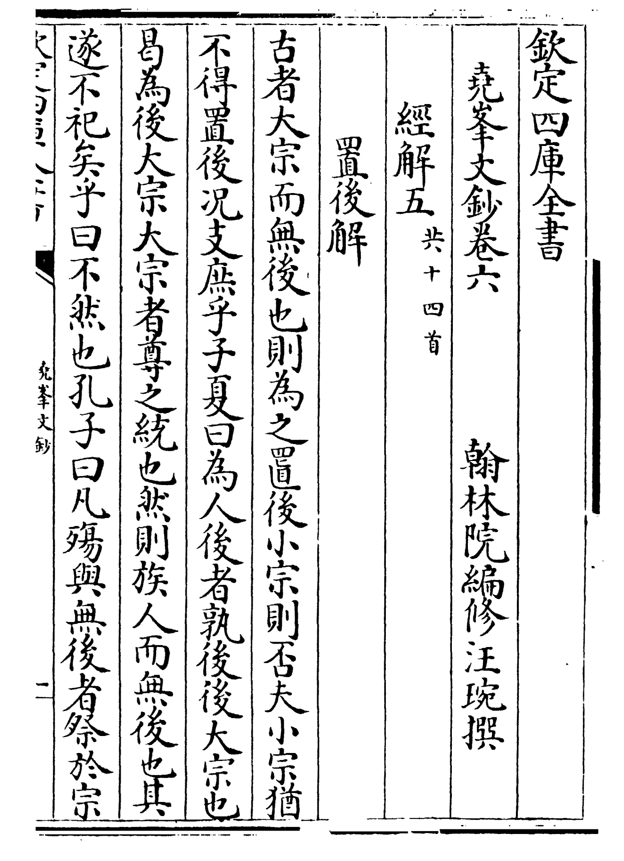
叔孫穆子之生

昭四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云云汪子曰楚邱之辭多未易曉姑擇其可曉者

言之其曰行者艮為徑路文辭所謂于行有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艮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三艮為兌之反不見其口則无以食所謂三日不食是也以上率與文象合至於為祀則卦中无祀象名牛則卦中有牛而亦无為名之象其他雜引之卦尤多支離傅會疑左氏嘗文之以神其占未必皆楚邱本辭也若陳敬仲筮得觀之否史知其將興於姜張守節謂

文屬辛未又觀上體巽未羊巽女女乘羊故爲姜此乃以字體牽合則殊非左氏之指矣

堯峯文鈔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六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經解五 共十四首

置後解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為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

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絶乎曰如之何而絶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

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為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為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為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為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為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為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

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葢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毋乃驅之為厲乎故不得已為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禮同宗皆可為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為後者如衛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為之置後其有不聽于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為親孰為疏可

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童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辦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殁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

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為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為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𣑽有言繼母與已無名徒以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為

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已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為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概孝子與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

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為大宗之世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為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更築在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為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為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抑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

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為宮廟者其於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為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况孤幼乎為繼父者分之賄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為之築宗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為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

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葢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絶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為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為漢儒所附㑹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傅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疑命婦弔大夫義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鄭玄謂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汪子曰否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絍而已不當與聞閫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為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為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廁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

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告之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為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為大夫此

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我予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

疑大夫士廟制義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

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是二說者不同其言大夫也王制三廟一為太祖而不及高曾祭法及曾而太祖則皃於壇而無廟矣其言士也祭法雖與官師分而皆得祭其祖王制則不及祖矣汪子曰甚矣宗法之不可復考也吾求諸王制祭法而疑之夫祭法所謂大夫者將繼別子之適子邪抑支子邪繼別子為大宗而得廟祀太祖則太祖百世不祧者也何以反皃於壇而去之也如支子也則支子

不祭孔子曰支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又何有於三而太祖又何有於為壇而禱乎其可疑一也大宗苟廟祀太祖矣萬一大夫失職而為士將廢其太祖之廟而為二乎抑廢其祖之廟而為二乎抑盡廢其太祖與祖而如王制一廟也夫廢太祖是廢大宗也廢祖廟是失繼祖之義矣二者宜何從横渠張氏曰宗子為士二廟支子為大夫當三廟曾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其宗立也如張氏之言在小

宗則得矣若大宗則祭法於宗子既不得廟太祖而支子所立者又曾祖也則太祖之祀終廢也且王制所言三廟一為太祖是大宗且不得祭曽祖而支子顧得祭即其可疑二也適士官師度不皆宗子而其所為二廟一廟者將自立於家即抑立於宗子之家即使其果自立於家是二統也且廟制天子以下以奇殺者也士當如王制僅得一廟而祭法何以言適士二也其可疑三也大宗百世不遷而小宗五世則遷者也繼禰之宗或

不即繼祖之宗繼祖之宗或不即繼曾祖之宗使支子而為大夫其祭曾祖祖禰也各於所繼宗子之家而立廟焉是毋乃紛紛無紀為已甚乎如立二祖之廟於繼禰之宗之家則與自立之為二統也何以異其可疑四也大宗繼別者無論矣小宗五世而遷則自繼高祖始繼高祖則當祭高祖而況高祖以下若曾若祖乎如其不祭又何以得稱五世之宗也使小宗而祭高祖大宗而為大夫者廟數顧加殺焉或及曾或不及曾而止有

是理乎其可疑五也於是後之說者曰王制商禮祭法則周禮也是一解也或曰是廟制也而非其所祭之數也凡宗子祭必及四世不皆廟也官師一廟而得祭其祖庶人祭寢而不限其所祭可推而見也且高祖在五服之中而可以不祭乎先是又一解也或曰王制之言廟制也先之以支子不祭明廟制為宗子設也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是又一解也或曰大宗必立太祖之廟百世不祧宗子為大夫者立三廟祭及曽失職為士者

立二廟祭及祖𥘉大夫并太祖廟而四士幷太祖廟而
三也是又一解也或曰支子為大夫士亦得立廟於家
不必於宗子之家也蓋廟自為大夫士立不為其宗立
非二統也孔子之言傳之者譌而張氏則得其一而遺
其一者也是又一解也汪子曰解者愈繇而疑者亦愈
甚矣古人不作吾安能辨其孰為是孰為非哉吾故曰
宗法不可復考也

按家語孔子荅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同且

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然則王制非商禮明矣鄭玄云云當是未見家語并附識於此

牲體說

肩臂臑三合左右為六肫骼二合左右為四正脊脡脊横脊三無左右短脅長脅代脅三合左右為六此十九體也神俎不用左體侑以下則用之不合左右此十一體也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骨短脅此特牲九體也殊左右肩胛為四又兩胉一脊合為七此

豚解七體也左肩臂臑肫骼脊脅此士虞左胖七體也
觳折脊脅此接神及尸三體也以十九體去肿脇加兩
觳為二十一體者陳用之之說也去兩觳加兩胛者朱
子之說也紫陽方氏謂一牲二十有四體者以十九體
加兩胛兩觳一脇數之為二十四也秀嵓李氏謂三十
有二體者禮心舌載於肵俎又腸三胃三又舉肺一祭
肺三又以肝從曰炙以燔從曰肉以二十四體加心舌
腸胃舉肺祭肺炙肝燔肉數之為三十二也陳氏禮書

李氏三禮辨楊氏儀禮圖方氏古今考其論牲體牽多繁詞予約取之如右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為有主一以為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宜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祔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亡則中一

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茆為菆此不根之辭以臆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柰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玆非指天子諸侯為說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宜有主者二徐邈所引左氏春秋

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祏之舉以為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宜何如按重鑿木為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宜畧與重彷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汪子曰悖哉鄭氏之說也周公定周禮在成王之世其昏禮亦當作於是時成王春秋方富周公雖導之以德閑之以義猶懼其有乘間投隙以荒淫之術進者而況多其女寵定為不刋之制以誘之乎夫每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

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一夕御之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積之既久得毋有如醫和所謂蠱疾者耶苟其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而顧使十五日之間僅得奉斯須之顏色哉且大臣之愛其君也非如左右近習以諂媚為容者也霍子孟為政命宫人皆為窮袴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夭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為九人一夕之

制如此凡所以輔導成王者曽不若子孟吾不信也故吾謂九嬪世婦女御既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冪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於王者也或亦擇卿大夫之妻之寡者與其老而無子者任之故謂之内命婦與九嬪條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於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於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為數

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如鄭氏所說耶漢儒好為新奇之說而多出於不根殆不足信

疑禮六則

五祀三祀

曲禮大夫祭五祀王制亦然而祭法獨言三祀禮家之言既不能統於一矣鄭玄之為注又往往彌縫牽合以惑後世之聽然則凡為大夫者將安所適從耶鄭注曲禮則曰五祀殷制三祀周制也於王制攺之曰大夫有地

祭五無地祭三也如此則所謂殷周異制者果可信與
又注曲禮則曰五祀户竈中霤門行也於王制又改之
曰司命中霤門行族厲也一則有户竈而無司命厲一
則有司命厲而無户竈如此則五祀之名果可謂之有
定制與吾故曰安所適從也殷周之制絶無徵驗出於
鄭一時之臆說吾不暇與之辨姑就祭三祭五辨之夫
户之與竈與中霤門相類此特一家之祀耳非若名山
大川繫於分土者與采地之有無何與焉如之何其以

有地無地為差也彼禮記非一人之書葢作王制者一人作祭法者又一人也顧在此則專主有采地者言之在彼則專主無采地者言之兩人之言若故為齟齬而實陰相發明者得毋牽合太甚與且記禮者未嘗分疏及此不審鄭氏何從得之此不可通之說也祭法司命者鄭以為主督察三命皇氏以為文昌宮星固不能定其何神矣竊謂三命本術家里俗之談而列星又非大夫所當祭者也族厲者孔疏訓族為衆以為古大夫無

後者夫古有宗法大宗無後則族人為之置後非宗子而為大夫者無後亦如之尚安得有族厲𢦤就如其說則司命與族厲類皆荒唐久遠難測知之神也為大夫者顧舍其近而可知之戶竈不祀而祀其荒唐久遠者與此又不可通之説也是故祭法難信非獨大夫祀典而已如所云三廟二廟一廟皆然也決不當取以為據嗟乎惑鄭玄者祭法取祭法以彌縫王制而惑後世者鄭玄也然則大夫之祭也宜如之何曰祭當依五祀為

正所祭之神當依户竈中霤門行為正其他則非予所及知也

孔子祥琴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汪琬曰此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踰月之外乎按琴瑟之為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燕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況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其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暮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於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

不賢獻子而諷魯人孔子既已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為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𢦏吾故曰誣孔子也葢記禮者本非一人故即檀弓一篇往往彼此相悖謬如此

祫祭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

烝祫此戴氏所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故謂之祫此公羊穀梁二氏所傳也先儒謂戴氏所記時祭也公穀所傳大祫祭也於是又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其文盖出於禮緯緯書漢世所譔本荒誕不經而諸儒信之予竊意其不然按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二大事於太廟者一有事者時祭也大事者大祫祭也孔子於春秋禘則書禘郊則書郊未有稱大事者使祫果三年一舉則亦祭之常者爾豈

遂大於郊禘而獨以大事見書何也此乃三年之喪既畢新主祔廟遂合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告之如儀禮既虞升祔謂之祫事是也是其祭為易世所僅見且不可拘以歲時故曰大事何三年一舉之有又春秋所以獨書於文二年者葢祫祭合禮則不書失禮則書孔子書之特譏僖公逆祀爾鄭玄頗主此說而顧謂之魯禮若以周與列國為不然者葢猶牽於禮緯三年一祫之文也至於諸儒謂三年一閏天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

之大成以是為禘祫之節又謂禘以四月取純陽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皆備祫之取閏取十月禮經皆無明文後世何從知之頗疑附會不當取以為據

武王年九十三

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鄭玄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使果如小戴禮與鄭氏之說則成王之生也

武王年八十四矣文王壽考幾及百歲及其將歿而尚未見有適長孫抑何武王得子之晚如此也左氏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四國者皆成王之弟又何武王八十四以前艱於育子而八十四以後精力益以衰耗乃得子之易且多如此也倘成王為邑姜所生則武王既耄而邑姜猶可以生子意者其非武王元妃乎武王之世視漢世相去遠矣中間簡冊磨滅且經曓秦之焚學者雖闕其所不知未為失也而漢儒妄說云云斯亦惑

矣又使果如鄭說武王八十三而喪文王八十四而生成王是時方居文王之喪如之何其遂生成王也豈邑姜任身在文王未歿以前耶又豈武王急於有子雖犯非禮而不之忌耶又豈喪禮為周公所定而武王時未之有耶琬竊謂其年率皆漢儒附會敢於誣聖人而不自覺其妄者也然則成王幼周公攝政非與曰此載諸金縢大誥者何可非也惟武王之夢及所謂九十三者决不當取以為據又家禮冠頌孔子曰武王歿成王年

十有三孔安國傳亦云而史記魯世家則謂成王在强葆中似又不能十歲者其說頗多異同是故學者之道求學之可知者而得其要足矣其他不可知者則姑闕以俟焉夫亦善於尚論古人者也

按鄭說文王既沒成王始生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如此則是武王在位僅十年爾然周書泰誓有惟十有三年之語金縢又有既克商二年之語孔安國謂十三年者乃合文王受命九年數之宋儒詆其非是

以為文王不宜改元而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冐先
君之年頗屬無理故蔡氏别為之説曰此武王即位
之十三年也但周書不言武王崩於何年皇甫謐謂
定位元年歳在乙酉後六年庚寅崩孔穎達則謂伐
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二說頗不同要之武
王決非在位十年者又書序以十三年為十一年史
記仍之邵子經世亦然恐非是姑附記於此

冠義母拜子

冠義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汪琬曰母之拜子先儒訓詁紛然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嫡長子代父承祖故禮之異於餘子者此其說皆非也夫釋經而不求其原委之所出宜其紛然倍繆如此也如以為從子則禮所謂從子者謂婦人不專行夫死則家事聽諸子而已非拜其子之謂也如以為代父承祖則承祖者所以承父也而可不母其母乎況先王教孝之道不

當若是也夫冠之與昏一也士冠禮冠者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為母者荅拜其子之明文也又昏禮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荅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此舅姑荅拜其婦之明文也蓋冠昏大禮也雖父母舅姑亦無端坐而受子婦之拜者儀禮之文詳而小戴禮之文畧不求諸儀禮而欲附會小戴禮之說此所以遂多倍繆也惟孔穎達謂拜受祭脯非拜子者差得之然亦未察冠禮

之全文故猶不免遷就其辭也

與為人後者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汪琬曰此非孔子之言記禮者誣之也何以知之按禮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其說皆載諸禮經周公之所許而孔子黜之何也且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

忠不忠無勇此宜為聖世之大戮者也若為人後則何罪之有吾故知其非孔子之言也鄭玄求其説而不得則曲為之解曰與猶奇也以奇訓與疑若未順則又曲為之解曰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求往奇之是貪財也夫應為人後而為之後者義也謂之不得已可也不應為人後無父母宗族之命而求為之後者非義也謂之貪財可也以二者校之其人賢不肖得失相距遠甚就如鄭説孔子果欲黜夫貪財者何不明白曉暢

以識於衆曰凡不應為後而強為之後者勿入如此則衆皆曉然於懲貪之意矣孔子顧獨不然而槩之以與為人後之一言其旨得毋太晦矣乎此不足以深警貪者徒使凡為人後之人恥其不入而懈心於所後或不能以事父母者事之是則大可懼也且孔子何惜明白言之以為當世勸而故為是艱深之辭視其平時春秋所載及論語繫辭所說簡直可曉者絶不相類何也吾故曰此非孔子之言記禮者誣之也

堯峯文鈔卷六

堯峯文鈔卷七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經解六 共三十五首

五服皆為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否此先王

之禮然也葢哀之為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旁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哀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哀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哀裳牡麻絰無受或牡麻絰纓布帶有受小功布哀裳澡麻帶絰或牡麻絰又記宗子孤為殤大功哀小功哀皆三月又襍記功哀食菜果飲水漿無鹽

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為衰之明驗也鄭

玄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又周禮王為三公六卿錫

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此緦麻為衰之明驗也

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録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

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為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

功衰緦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喪服襍説五則

禫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間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為制宋永初元年黄門侍郎王准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野一體是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為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

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葢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淳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纖纖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纖七日師古曰纖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覃除

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哀也

為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玄謂父在為母也又禮為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為母為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為母為妻葢妻喪皆與父在為母同故先儒謂為妻亦十五月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旁期矣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為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為祖母為人後者為其所生

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葢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

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
晉宋之間喪遇閏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
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亡者
祥及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為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為定
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
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
書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亦
以閏月葬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纖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慎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則有受衰服葛絰至於小祥則除首絰服練冠練衣黄裏縓緣繩屨無約至於大祥則除衰服斷杖服縞冠素紕麻衣白屨無約葢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為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益不能盡合乎古而小

祥祭前一日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按練衣鄭玄謂為中衣孔頴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

祖免辨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為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交

頍而卻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為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秃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借免冠以為釋也程子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是免用

麻也斬衰括髪以麻為母括髪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為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髪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予則曰

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為疑也幸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葢能信經而不惑

者也

父卒未殯適孫為祖服辨

禮父在為祖期父卒為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屍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為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

心能安父之目其能瞑耶為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為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襍記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頴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為祖而不敢服

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貴妾緦而律文無之令之卿大夫宜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宜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

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茍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禮毋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娣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書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既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可不為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

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勅也誥也是皆出於天子固竝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嫡庶之閑具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為貴妾緦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緦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為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録亦概未之及也葢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使家

長之為大夫者為之服緦則衆子之為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為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為所生母大功顧己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緦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也嗟乎非天子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今而不純乎今是則自剏為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葢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歿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為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宜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

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為之袒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或問禮為舅姑齊衰期故為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為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為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為人後者服夫本生亦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既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既以為母矣婦其敢不以為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之服由母而推之則有母族之服姑之夫不可以為父族舅

之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為母族者也禮絕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為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為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為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不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為之齊衰三月借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為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即皆有主後者也或問果應服乎曰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别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為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為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既亡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

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嗟乎為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為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殆近是矣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

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為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為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為之服葢以賤故絀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毋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早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為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為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

服為善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絶矣彼既自絶於宗廟則其子之為父後者猶不為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夷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

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為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埜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為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録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緦然則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為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

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為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既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為朋同志為友古之為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葢慎於初而厚於終也如此夫惟始慎之終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奕笑語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

欲為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内故律文畧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深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昔者孔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為師為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為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弔服加麻出入常經

者非與曰昔者朱文公之喪黄文肅公為其師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許文定公薨蒲人王楫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師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為父母用之與曰

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為曾祖父母也適孫祖在為祖母也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旁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為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逆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哀

或問婦人可以不哀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哀之為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旁親猶不可以不哀而況妻為夫妾為

家長女子子為父母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葢兩相發明也或又問婦人謂童女孔頴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改葬

或問禮改葬緦鄭玄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緦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素服云云則猶未敢即吉也是故吾從三月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絰乎哉又禮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而況於

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綏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葢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禪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生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為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為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

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為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為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他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他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為士者可攝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為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為大夫者

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䕶之赴告必厠名其間其殆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䕶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為之有喪事則必禀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儀禮說二則

父母之黨之服

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為重而於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為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緦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者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

姑姪舅甥

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

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矣不可謂之父其可謂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命名故聖人更之曰姑爾雅謂我姑者吾謂之姪葢姑亦不敢以昆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不可謂之母矣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命名故聖人更之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葢舅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

堯峯文鈔卷七